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封神演義一改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

次日王豹也不來見主將，竟領兵出關，往周營搦戰。報馬報入中軍。子牙問：「誰人見陣走一遭？」哪吒應曰：「我願住。」子牙許之。哪吒登風火輪，提火尖鎗，奔出營來。王豹見一將登風火輪而來，忙問曰：「來者莫非哪吒麼？」

哪吒答曰：「然也。」搖鎗就刺。王豹的畫戟急架忙迎。王豹知哪吒是闡教門下，自思：「打人不過先下手。」正戰間，發一劈面雷來打哪吒。不知這雷只好傷別人；哪吒乃是蓮花化身之客，他見雷聲至，火焰來，把風火輪一登，輪起空中，雷發無功。

哪吒祭起乾坤圈去，正中王豹頂門，打昏落馬；哪吒復一鎗刺死；梟了首級，號令回營，來見子牙，備言前事。子牙大喜。徐蓋聞報王豹陣亡，暗思：「二將不知時務，自討殺身之禍。不若差官納降，以免生民塗炭。」

正憂疑之際，忽報：「有一陀頭來見。」

徐蓋命：「請來。」

道人進府，至殿前打稽首曰：「徐將軍，貧道稽首。」

徐蓋曰：「請了！道者至此，有何見諭？」

道人曰：「將軍不知，吾有一門徒，名喚彭遵，喪於雷震子之手；特至此為他報仇。」

徐蓋曰：「道者高姓？大名？」

道人曰：「貧道姓法，名戒。」

徐蓋見道人有些仙風道骨，忙請上坐。法戒不謙，欣然上坐。徐蓋曰：「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，他帳下有三山五岳門人，恐不能勝他。」

法戒曰：「徐將軍放心，我連姜尚俱與你拿了，以作將軍之功。」

徐蓋曰：「若如此，乃是老師莫大之恩。」忙問：「老師是素，是葷？」

法戒曰：「持齋。我不用甚東西。」一夕無詞。

次日法戒提劍在手，逕至周營，坐名要請姜子牙答話。探馬報入中軍：「有一頭陀請元帥答話。」子牙傳令，帶眾門人出營，來會這頭陀。只見對面並無士卒，獨自一人。

子牙把四不相催至軍前見法戒，曰：「道者請了！」

法戒道：「姜子牙，久聞你大名，今日特來會你。」

子牙曰：「道者姓甚？名誰？」

法戒曰：「我乃蓬萊島煉氣士姓法，名戒。彭遵是吾門下，死於雷震子之手。你只叫他來見我，免得你我分顏！」

雷震子在旁，聽得舌尖上丟了一個「雷」字，大怒，罵曰：「討死的潑道！我來也！」把風雷二翅飛在空中，將黃金棍劈面打來。法戒手中劍急架忙迎。兩下裏大戰有四五回合，法戒跳出圈子去，取出一旛，對著雷震子一幌。

雷震子跌在塵埃。徐蓋左右軍士將雷震子拿了；雖然綱將起來，只是閉目不知人事。

法戒大呼曰：「今番定要擒姜尚！」

旁有哪吒大怒，罵曰：「妖道用何邪術，敢傷我道兄也！」登開風火輪，搖開火尖鎗，來戰法戒。法戒未及三四回合，忙把那旛取出來也幌哪吒。哪吒乃蓮花化身，卻無魂魄，如何幌得動他。法戒見哪吒在風火輪上安然不能跌將下來，已自著忙。

哪吒見法戒拿一旛在手內幌，知是左道之術，不能傷己，忙祭乾坤圈打來。法戒躲不及，打了一交。哪吒方欲用鎗來刺，法戒已借土遁去了。

法戒被哪吒打了一圈，逃回關內。徐蓋見法戒著傷而回，便問：「老師，今日初陣如何失機？」

法戒曰：「不妨，是我誤用此寶。他原來是靈珠子化身，原無魂魄，焉能擒他。」忙取丹藥，吃了一粒，即時全愈；分付左右：「把雷震子抬來！」法戒對雷震子將旛連轉兩轉。

雷震子睜開眼一觀，已被擒捉。法戒大怒，罵曰：「為你這廝，又被哪吒打了我一圈！」命左右：「拿去殺了！」

徐蓋在旁解曰：「老師既來為我末將，且不可斬他，暫監在囹圄之中，候解往朝歌，俟天子發落，表老師莫大之功，亦知末將請老師之微功耳。」

法戒次日出關，又至周營搦戰。

子牙隨即出營會戰，大呼曰：「法戒！今日與你定個雌雄！」催開四不相，仗劍直取。法戒手中劍赴面迎來。戰未及數合，旁有李靖縱馬搖畫杆戟來助子牙。子牙祭起打神鞭早來打法戒。不知此寶只打得神，法戒非封神榜上之人，將鞭接去

忽然土行孫催糧到營前；見法戒將打神鞭接去，土行孫大怒，走向前大呼曰：「吾來也！」法戒見個矮子用條鐵棍打來，法戒仗劍迎戰。三人正殺在一處，不意楊戩也催糧來至，見土行孫大戰頭陀，走馬舞三尖刀亦來助戰。

子牙見楊戩來至，心中大喜。兩員運糧官雙戰法戒，不意鄭倫催糧也到；鄭倫見土行孫、楊戩雙戰道人。

鄭倫自思曰：「今日四人戰這頭陀不下，畢竟是左道之人。我也是督糧官，他成得功，我也成得功！」將金睛獸催開，沖殺過來，就把子牙喜不自勝。

子牙兜回四不相，傳令軍士：「擂鼓助戰！」法戒被三運督糧官裹在垓心，不得落空，縱有法寶，如何使用？只見土行孫寶鐵棍在下三路上打了幾棍；法戒意欲逃走；鄭倫見土行孫成功，恐法戒逃遁，忙將鼻竅中兩道白光哼出來。

法戒聽得，不知是甚麼東西響，忙抬頭一看，看見兩道白光。法戒跌倒在地，被烏鴉兵生擒活捉綁了。子牙用符印鎮住了法戒的泥丸宮，掌得勝鼓回營。

法戒方睜開眼，見渾身上了繩索，歎曰：「豈知今日在此地誤遭毒手！」追悔無及。

只見子牙陞帳坐下，三運官來見子牙。子牙曰：「三運得功不小！奇功莫大！」

子牙傳令：「推法戒來。」眾軍卒將法戒推至中軍。

法戒大呼曰：「姜尚，你不必開言。今日天數合該如此，正所謂『大海風波見無限，誰知小術反擒吾。』可知是天命耳。速將軍令施行！」

子牙曰：「既知天命，為何不早降？」命左右：「推出去斬了！」眾軍士把法戒擁至轅門，方欲行刑，只見一道人作歌而來，歌曰：「善惡一時忘念，榮枯都不關心。晦明隱現任浮沉，隨分飢餐餐飲。靜坐蒲團存想，昏聩便有魔侵。故將惡念阻明君，何苦紅塵受刃。」歌罷，大呼曰：「刀下留人，不可動手！你與我報知元帥，說準提道人來見。」

楊戩忙報與子牙曰：「有西方準提道人來至。」

子牙同眾門人迎接至轅門外，請準提道人進中軍。

準提曰：「不必進營。貧道有一言奉告：法戒雖然違天阻逆元帥，理宜正法；但封神榜上無名，與我西方有緣。貧道特為此而來，望子牙公慈悲。」

子牙曰：「老師分付，尚豈敢違。」傳令：「放了。」

準提上前，扶起法戒曰：「道友，我那西方絕好景致，請道兄皈依：西方極樂真幽境，風清月朗天籟定。白雲透出引祥光，流

水潺潺如谷應。猿嘯鳥啼花木奇，菩提路上芝蘭勝。松搖巖壁散煙霞，竹拂雲霄招彩鳳。七寶林內更逍遙，八德池邊多寂靜，遠列巔峰似插屏，盤旋溪壑如幽磬，曇花開放滿座香，舍利玲瓏超上乘。崑崙地脈發來龍，更比崑崙無命令。」

界牌關主將見法戒被擒，忙命左右，將囹圄中雷震子放了，開關，同雷震子至營門納降。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雷震子轅門等令。」

子牙大喜，忙命：「令來。」雷震子至帳前對子牙曰：「徐蓋久欲歸周，屢被眾將阻撓；今特同弟子獻關納降，不敢擅入，在轅門外聽令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徐蓋縞素進營，拜倒在地，啟曰：「末將有意歸周，無奈左右官將不從，致羈行旌，屢獲罪戾，納款已遲，死罪，死罪！望元帥海宥。」

子牙曰：「徐將軍既知天命歸周，亦不為遲，何罪之有？」忙令請起。

徐蓋謝過，請子牙進關安撫軍民。

子牙傳令：「催馬進關。」子牙陞銀安殿，一面迎請武王，一面清查戶口、庫藏。

次日，武王駕進界牌關。眾將迎接武王上銀安殿，參謁畢，王曰：「相父勞心遠征，使孤不得與相父共享昇平，孤心不安。」

子牙曰：「老臣以天下諸侯為重，民坐水火之中，故不敢逆天以圖安樂。」

子牙領徐蓋拜見武王，武王曰：「徐將軍獻關有功，命設宴犒賞三軍。」一宵已過。

次日，子牙傳令：「起兵前取穿雲關。」放炮起程，三軍吶喊，不過八十里一關，前哨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前軍已抵穿雲關下。」

穿雲關主將徐芳乃是徐蓋兄弟。徐芳聞知兄長歸周，只急得三屍神暴跳，口鼻內生煙，大罵：「匹夫不顧父母妻子，失身反叛，苟圖爵位，遺臭萬年！」忙點聚將鼓。眾將俱上殿參謁。

徐芳曰：「不幸吾兄忘親背君，苟圖富貴，獻了關隘，已降叛臣。但我一門難免戮身之罪。為今之計，必盡擒賊臣，以贖前罪方可。」

只見先行官龍安吉曰：「主將放心，待末將先拿他幾員賊將解往朝歌請罪，然後俟擒渠魁，以贖前愆，以顯忠蓋；則主將滿門良眷自然無事矣。」

徐芳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只願先行與諸將協力同心，以勦叛逆，上報主恩，是吾之願也，其他亦非所顧忌。」

次日，子牙陞帳，問曰：「誰取穿雲關去走一遭？」

徐蓋應聲曰：「啟元帥：穿雲關主將乃是末將之弟，不用張弓隻箭，末將說舍弟歸周，以為進身之資。」

子牙大喜曰：「將軍若肯如此，真為不世之奇功，豈止進身而已！」

徐蓋上馬至關下，大呼曰：「左右，開關！」守關軍卒不敢擅自開關，忙報入帥府：「啟主帥：有大老爺在關下叫關。」

徐芳大喜：「快令開關，請來。」把關軍士去了。徐芳分付左右：「埋伏刀斧手，兩旁伺候。」不一時，左右開關。

徐蓋不知親弟有心拿他，來至府前下馬，逕至殿前。

徐芳也不動身，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徐蓋大笑曰：「賢弟何為見我至此，而猶然若不知也？」

徐芳大喝一聲，命：「左右，拿了！」兩邊跑出刀斧手，將徐蓋拿下綁了。徐芳曰：「辱沒祖宗匹夫！你降反賊，也不顧家眷遭殃。今日你自來至此，正是祖宗有靈，不令滿門受屠戮也！」

徐蓋大罵曰：「你這不知天時的匹夫！天下盡已歸周，紂王亡在旦夕，何況你這彈丸之地，敢抗拒弔民伐罪之師！你要做忠臣，你比蘇護、黃飛虎如何？洪錦、鄧九公何如？我今被你所擒，死固無足惜；但不知何人擒你，以泄吾忿也！」

徐芳傳令：「把這逆命的匹夫且監候，俟拿了周武、姜尚，一齊解往朝歌正罪。」左右將徐蓋監了。徐芳問：「誰為國討頭陣走一遭？」

一將應聲而出，乃正印先行官神煙將軍馬忠願往。徐芳許之。馬忠領令開關，砲聲響處，殺至周營。

報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穿雲關有將搦戰。」

子牙曰：「徐蓋休矣！」忙令哪吒去取關，就探徐蓋消息。

哪吒領令，上了風火輪，出得營來，見馬忠金甲紅袍，威風凜凜。哪吒走至軍前，馬忠曰：「來者莫非哪吒否？」

哪吒曰：「然也。你既知我，為何不倒戈納降？」

馬忠大怒曰：「無知匹夫！你等妄自稱王，逆天反叛，不守臣節，侵王疆土，罪在不赦。不日拿住你等，粉骨碎身，尚自不知，猶且巧言饒舌！」

哪吒笑曰：「我看你等好一似土蛙、腐鼠，頃刻便為齏粉，何足與言！」

馬忠怒起，搖手中鎗，飛來直取。哪吒的鎗閃爍光明。輪馬相交，雙鎗併舉，殺至穿雲關下。馬忠知哪吒是道德之士，手段高強，自思：「我若不先下手，恐他先弄手腳，卻是不美。」馬忠把口一張，只見一道黑煙噴出，連人帶馬都不見了。

哪吒見馬忠黑煙噴出口，迷住一塊，忙將風火輪登起，把身子一搖，現出八臂三頭。藍臉獠牙，起在空中。馬忠在煙裏看不見哪吒，急收神煙，正欲回馬，只聽得哪吒大叫：「馬忠休走！吾來了！」

馬忠抬頭，見哪吒三頭八臂，藍面獠牙，在空中趕來，馬忠誠得魂不附體，撥馬就走。哪吒忙將九龍神火罩拋來，罩住馬忠，復把手一拍，罩裏現出九條火龍圍繞，霎時間，馬忠化為灰燼。

哪吒燒死馬忠，收了神火罩，得勝回營，來見子牙，備言燒死馬忠一事。子牙大喜，慶功。

只見報馬報入關中：「啟主帥：馬忠被哪吒燒死。」徐芳大怒。

旁邊轉過韻安吉曰：「馬忠不知淺深，自恃一口神煙，故有此敗。待末將明日成功，拿幾員反將，解往朝歌請罪。」次日，龍安吉上馬出關，前來搦戰。

哨馬報入中軍。子牙問：「誰人出馬？」只見武成王黃飛虎上帳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

黃飛虎上了五色神牛，提鎗出營。

龍安吉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飛虎曰：「吾乃武成王是也。」

龍安吉曰：「你就是黃飛虎？反叛成湯，釀禍之根，今日正要擒你！」催開馬搖手中斧來取。黃飛虎手中鎗急架忙迎。二將相交，鎗斧併舉，大戰五十餘合。

龍安吉見黃飛虎的鎗法毫無滲漏，心不暗思：「莫與他賣弄精神。」把鎗一挑，錦囊中取出一物，望空中一丟，只聽得有叮噹之聲，龍安吉曰：「黃飛虎，看吾寶貝來也！」

黃飛虎不知何物，抬頭一看，早已跌下鞍韉。關內人馬吶一聲喊，將黃飛虎生擒活捉，繩纏索綁，拿進穿雲關去了。

報馬報入中軍：「黃飛虎被擒。」

子牙大驚曰：「是怎麼樣拿了去的？」

掠陣官回曰：「正戰之間，只見龍安吉丟起一團在空中，有叮噹之聲，黃將軍便跌下坐騎，因此被擒。」子牙聽說不悅：「此又是左道之術！」

龍安吉將黃飛虎拿進穿雲關來見徐芳，黃飛虎站立言曰：「吾被邪術拿來，應以一死報國恩也。」

徐芳罵曰：「真是匹夫！捨故主而投反叛，今反說『欲報國恩』，何其顛倒耶！且監在監中。」

徐蓋見黃飛虎來至，忙慰曰：「不才惡弟，不識天時，恃倚邪術，不意將軍亦遭此羅網之厄。」黃飛虎點頭無語，惟有咨嗟而已。

龍安吉次日又至周營搦戰。子牙問：「誰敢出馬？」只見洪錦出馬，來至陣前，是是以往帳下偏將，洪錦曰：「龍安吉，你今見故主，為何不下馬納降，尚敢支吾耶？」

龍安吉笑曰：「反將洪錦，何得多言！我正欲拿你等，解進朝歌，以正國法，爾何不知進退，尚敢巧言也。」發馬就殺，刀斧併舉。龍安吉祭起一圈，起在空中。不知此圈兩個，左右翻覆，如太極一般，扣就陰陽連環雙鎖，此圈名曰「四肢酥」。

此寶有叮嚀之聲，耳聽眼見，渾身四肢，骨解筋酥，手足齊軟。當時洪錦聽見空中響，抬頭一看，便坐不住鞍轡，跌下馬來，又被龍安吉拿了進關。

洪錦自思：「此賊昔在吾帳下，我就不知他有這件東西，誤陷匹夫之手！」左右將洪錦推至殿前，來見徐芳。

徐芳大喜曰：「洪錦，你奉命征討，如何反降逆賊？今日將何面目又見商君也！」

洪錦曰：「天意如此，何必多言！吾雖被擒，其志不屈，有死而已！」

徐芳傳令：「且送下監去。」黃飛虎見洪錦也至監中，各各嗟歎而已。

次日，又有南宮适出馬被擒，旁有正印先行哪吒言曰：「這龍安吉是何等妖術，連擒數將；待末將見陣，便知端的。」